

# 輸入胡同

胡同是京城一景。不少胡同名略顯奇葩。比如漫步後海南沿，看到劉海胡同，往往會不經意撩一撩前額的頭髮。不過，其實這胡同名與頭髮無關，與戲金蟾的那位也無關，原名劉漢胡同，而後由於口語近音逐步變成了更生活化的「劉海胡同」。

但個人覺得最新奇的胡同名，當屬牛街附近的「輸入胡同」。春節前最後一次逛街，去的就是那兒。午後艷陽，寒風清冽，「輸入胡同」四個大字高懸在路燈杆上。移動互聯時代，幾乎天天都要輸入密碼，輸入ID，輸入手機號，此處天地之中、樓宇之間，赫然出現「輸入胡同」，讓人覺得彷彿瞬間站在了時空隧道門口，極其二次元。

按清代史志所載，該條胡同原名「熟肉胡同」。民國時諧音雅化，變成了「輸入胡同」。輸入即對外貿易上的「進口」、「入口」之意，在當時亦算很新潮的概念。可惜這條胡同原本的建築在二十年前拆除。

但令人欣慰的，胡同美食的香

味卻繚繞至今。短短三百米的路邊，十幾家餐館、熟食店、餅攤兒一個接一個。咬一口溢出熱湯汁的牛肉包子，酥脆的炸排叉，相得益彰的茴香肉餅，糯糯的炸年糕，熱氣騰騰，將冬天的寒氣逼退到遠處。

所謂「餅攤兒」，其實並非貶義詞，而是形容比較簡陋，連大排檔都算不上，往往街邊支一張摺疊桌，甚至只有幾個小馬扎，坐着擰串（燒烤）、喝北冰洋（汽水），那才是最市井最地道的風味。梁實秋說過，餐桌的禮儀要重視，不要太重視。人生貴適意，在環境許可的時候不妨稍為放肆一點。吃的時候怡然自得，吃完之後抹抹嘴鼓腹而遊。自食其力，心裏坦蕩蕩的，管什麼吃相！如今的輸入胡同，雖與貿易進口無關，卻可將各色美食放「進口」中。這麼來看，其名字並不算離題。



# 生日

昨天是我陽曆生日，與我同一天生日的還有光照、雪兒、安娜、冰冰等，還有在今天生日的張暴默大姐。離開父母去南京讀大學之前，我一直過農曆生日，進了大學才發現班上同學以過陽曆生日與農曆生日分成了兩派，大城市同學只過陽曆。那時，星座文化尚未侵入我們生活，我在農曆與陽曆生日中遊走，如今也就是在雙魚與寶瓶之間徜徉。

今年農曆生日早於陽曆，那天南京的雪終於飄起來了。早上父母還擔心風雪會錯過南京，因為我下凡的那一天，天降大雪。小時候我第一次看《洪湖赤衛隊》，韓英唱到那天大雪紛紛下我娘我在船艙時，我淚如雨下，我認為唱的就是我。我沒生在漁船上，外婆找的接生婆，我出生在家裏，儘管當年老家的人民醫院已有婦產科。我是油性皮膚，母親說這是因為我生在正月裏，不能天天給我洗澡。母親給我取名直接用了毛澤東詩詞「暮色蒼茫看勁松」，她閨密們生的孩子不管男女都取名「勁松」。我長大後覺得此名太過直白，改個字，

比如「岩松」「青松」就顯得更有文化，母親說直接叫「勁松」。

今年遭遇新冠肺炎疫情，生日從簡。我姐用抖音發來了外甥的女兒精心排練的祝賀節目，早餐是母親下的麵條，北京是很少吃到南方細餛飩，我將蔥油拌麵與炸醬麵進行了融合，我說這道麵叫做「想念北京」。節前離京早，最近想念此刻在京的至愛親朋，更惦記我北京家裏智能電卡的存量能否堅持到疫情告捷那天！在朋友圈發現于正老師和我同天農曆生日，他一人一人在橫店劇組做了三菜一湯，孤獨出藝術。我給光照發了生日祝福，他與我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他那天都忘了自己的農曆生日，他說還在台北，暫時回不了上海。我說我們都因為這疫情爭留在了原鄉。



# 眼裏有活

美國同事抱怨先生平日不做家務：讓他丟垃圾，他一步跨過地上的垃圾袋，還東張西望地問「在哪兒呢？」他這是「眼裏沒活」的。母親則一向眼裏有活，一日三餐，洗衣做飯，時刻不閒。季節交替，更換衣物、鞋襪，重新整理。日常消耗的牙膏、洗衣粉、洗頭膏、衛生紙乃至小家電，她都要提前囤積，有備無患。廚房裝修，陽台換頂棚，也是她一力主張，堅持到底。父親有時覺得她太折騰，不過我們也感激她未雨綢繆，持家有道。

相比之下，我理家一向無為而治，風格粗放。父母說我活得糙，我自己倒沒多大感觸，大概因為眼裏沒活吧。他們每天要擦桌擦地，我覺得一周一次就行。母親一天要開好幾次洗衣機，我則幾天才用一次。他們在家每頓做飯，我在美國做一次飯要上幾天，對「剩菜致癌」論不以為然。可見凡事「看得下去」能省心不少。不過，自我感覺在工作方面尚能眼裏有活。雖然不像某些同事那樣制訂五年、十年計劃，今後一年內要完成什麼大事心中還有數。個性使然，工作上不拖延，期限一個月的話通常一兩周內就會做完。手頭任務完成後，也會想想不那麼緊急的長期項目，盡量給自己留出空餘時間以備不測。

其實，眼裏是否有活關鍵看到底在乎什麼。關注了就會不惜時間精力，預先計劃，事後跟進，且計不得失成敗。眼裏沒活，說到底是愛得不夠深。可是人的精力有限，無法面面俱到。時刻眼裏有活，疲於奔命，也不利於可持續性發展。所以，最理想的狀態是有選擇，有側重，需要時動如脫兔，無必要時淵停岳峙。



# 「青銅」也有起居注

生活。朋友圈、微博，圖文並茂記錄着上班遲到的奔忙、買蔥買蒜的趣事、晚餐吃了什麼，看了哪部「下飯劇」，宴飲郊遊、省親訪友、夫妻吵架、孩子胡鬧，不一而足。又常見人清空微博、清空微信，似乎如此便清淨了不願再見的生活。

還有各種記事本軟件，隨時記下工作日程。去年有一次在長江邊開會，晚間散步，談起瑣事繁多、不堪其擾，鄂省友人支了個招：記在手機上，不易忘記。一試，果然好用。完成一件，打鉤刪去，心頭大爽。智能手機自帶記錄日常功能。比如，買了機票，不用刻意記錄，手機自會忙不迭地提醒，一而再，再而三。一年終了，不待招呼，畫出你的旅行軌跡圖，還算出你在全國排到多少名。攔從前，網球明星才有全國排名，富豪才有榜單呢。甚至還會分析你的進帳入帳，暗戳戳地憑憑你

把不多的幾個錢拿去理財。

以前王者才配有「起居注」，今日我等「青銅」竟也自作史官，信筆一注了。然而，幾個月或一年下來，誰記得記下了些什麼呢？倒還不如往日親友聯繫靠微信，記錄日常靠紙筆。多少年過去後，重新翻出來，十分親切，生活也好像在舊日重來中豐厚起來。



# 獨處無憂

因疫情獨困內地家中，已一個月了。這些日子，一個人幹活、做飯、閱讀、寫作、和香港親友用社交媒體溝通聯絡，非常必要時才外出。

這樣子一天裏可以不接觸一個人；一天裏可以不講一句話。某天與熟人通電話，她還以為我生病了。沉默久了，開腔竟連嗓音都走了樣。這是我人生的首次體驗，內地不少朋友也有與我一樣自困的經歷。

香港雖也有疫情威脅，但香港政府不可能像內地政府那樣發出強制或半強制性的命令，否則就會引起社會的批評聲音乃至咒怨，結果政府是羊肉沒吃着，反惹一身膻。像我這樣自困守家、獨居一月的情

形，發生的機率幾乎是零，港人總能找到批評和擔憂的理由。

我住的小區出現了三例新冠肺炎。管理處即時在微信上公告，呼籲少出門，不聚集，戴口罩，勤洗手……每天都有騎摩托車的工作人員在區內巡查，用大喇叭宣傳防護措施，加強路面門戶的消毒，嚴禁外人外車進入……除了小區的超市和小商舖提供必要的生活用品包括柴米油鹽外，業主也可網購。今天下單，明天即由快遞小哥送到小區門口，再通知各家去領取。

內地有強大的動員和社會協調能力。一令下達，各層級直至街道小區的幹部職員都馬上執行落實，甚至上門查訪。民眾也很配合，說不出去就不出去，說不群集

# 人狼傳說

牠一直追在後面，直到跑回家中，把大門關上，耳朵靠在門上，竊聽着門外的聲音，究竟牠有沒有追上來，喘氣過後，房間傳來咀嚼的聲音，我轉過頭走到房前，在門隙看見那頭狼人正將父親吞下肚去，被追逐的驚慌感突然不脛而走，換來怒火中燒的感覺，這時手上不知怎的多出一柄長刀，我用力將門踢開，狼人還沒反應過來，就被我當頭砍下，應聲倒地，狼人面朝天，露出那皮球般的大肚臍。

這是一個臨床個案的夢境分享，背景就不作詳敘，夢境內容與格林童話中的小紅帽十分相似，由分析心理學的角度去看，這是一個轉化的過程。小紅帽代表着一個未成熟、未發展的自我，對潛意識內的

所有事物都避之則吉，這是由於自我意識還未強壯，沒有能力承受潛意識中一切，尤其是自己的陰影（Shadow），狼明顯就反映着潛意識中的陰暗面，牠會吞噬着所有稚嫩和虛弱的意識，最後小孩和老人往往都是狼的最佳點心。小紅帽有多個版本，格林童話的故事中小紅帽被獵人救回來，過程中借助父權的力量，從黑暗把我拉回來，這是一個經典的成長歷程。

狼是原始的生物，相反人狼則由人退化至狼，由有意識退至無意識，由人性退至獸性，這種退化可以自願性和被動性；中世紀，人狼這個傳說在歐洲廣泛流傳，人和魔鬼訂立契約就能化身人狼，這種主動求變源於內在潛意識的呼喚，同樣是

就不群集。如此合作，已初見成效。小區已連續二十天未見病例增加，所在的區域也已多天是零感染。

這種上下一心的社會生態，在香港難以出現。某些香港人政治先行的不合作態度和任性妄為，必會令香港社會分化，令各種抗疫的良策重策難以像內地般一竿子落實到家家戶戶。兩地之差異也只能各行各令，各師各法，各品各味了。

所以縱是在內地獨居獨處，除了惦掛香港的人和事，餘事無憂。



由陰影反噬的結果，透過倒退帶來混亂和破壞，以期求改變，但這種改變帶來巨大的危險性，可以是永不翻身。而被動的轉化往往因為受外物刺激的結果，例如月圓之夜，這種陰性所催生的倒退，顯示出大母神對自我的影響，當個人成長至某個階段仍受母體所羈絆，就會受其影響甚至倒退為半人半狼，當這頭人狼追上我們時，選擇被其吞噬還是奮勇還擊，這將決定個人命運的走向。



# 金冠紅腹錦羽雞

中國人民郵政一九七九年一月發行了一套三枚的《金雞》郵票，喚起大家要珍惜和愛護野生鳥類，尤其是珍禽。金雞，又名錦雞，屬於雉科，應稱為金雉或錦雉才對。相傳因為漢代呂太后名「雉」，為了避諱，漢高祖下令把雉改稱野雞。雄鳥全身羽毛絢麗，有金黃絲狀羽冠，上背金黃，前頸和胸腹鮮紅，後頸圍以橙褐色鑲藍黑雙條細邊的扇狀披肩，兩翅飛羽深藍並綴以栗色，羽緣鑲棕黃花邊；尾部為體長兩倍多，尾羽柱黃和金褐色，有斑點與波狀橫斑；翠色紛呈，艷麗媲美孔雀。雌鳥羽色雖有斑彩，但以褐棕色為主，雉以黑斑點（可參見附圖左方的四分票，二者對照鮮明）。另有白腹品種者，並非金雞，僅可稱為銅雞，沒有那麼金紅耀眼。附圖中間的八分票展示了金雞飛翔的美態；其實，金雞既屬雉科，雉是不擅長飛的。古籍有載：「雉飛若矢，一

往而墮。」「雉」字左方部身為「矢」，乃源於此；殷、周甲骨文早有「雉」字出現，蓋古人認為雉飛「崇不過丈，修不過三丈」。

唐代詩人杜牧《朱坡》一詩詠：「回野翹霜鶴，澄潭舞錦雞。」詩人把錦雞（金雞）與鶴並提，可見其象徵意義。最愛金雞的古代書畫家，要算是「昏君」宋徽宗；他彩繪《芙蓉錦雞圖》，題詩：「秋勁拒霜盛，峨冠錦羽雞，已知全五德，安逸勝鳧鷖。」他讚揚金雞具有「文、武、勇、仁、信」五德，並以之為「高貴尊榮」的祥瑞象徵；況且，金雞紅腹，諧音即為「鴻福」。其實金雞十分野性；宋代朱輔《溪蠻叢笑》早已指出：「籠之不能馴。」故很難養育。南北朝時南齊皇帝設射雉和獵金雞場大約三百處，動輒出動千人圍捕騎射，樂見「五色禽被馬前墮」；尋且所過之處，把田園莊稼盡踏成平地。有一次，



皇帝問辛毗：「射雉樂乎？」辛毗率直回答：「於陛下甚樂，而於眾下甚苦。」霸凌者除了肆無忌憚，胡亂殺戮美麗的生命，更罔顧一切後果，踐踏人們共享本來和諧、安定和繁茂的土地。



# 疫情下實體書店何去何從

前幾日，一封名為《走出孤島 保衛書店》堅持了15年的單向求眾籌續命》的求助信在社交媒體上刷屏。信的開頭是「單向空間」創始人、向來以知識分子自居的許知遠錄製的內容：「這是一封求助信，也是一份邀請函，十五年前，我們創辦單向街時，就希望它不只是一家書店，更是生活和精神方式……」

說起單向空間，文青們並不陌生。從十五年前，由許知遠等幾位媒體人創辦「單向街圖書館」，到後來改名「單向空間」，再加上許知遠個人影響力的背書，除了線下實體書店「單向街」外，又在出版、沙龍、文創等領域全面開花，這

些延伸出的多條業務鏈，也讓單向街成為內地實體書店商業化探索的研究範本。

然而，即便如此，這個讀者眼中的爆款書店也不得不為現實折腰——試過儲值優惠、在線直播等自救措施後，依舊難以扭轉局面。「疫情遲遲沒有盡頭，書店撐不住了。」求助信寫道：「糧草告急，只能發起這最後的自救，借助所有人的力量撐住書店，熬過這一段最難的時間，只有這樣，才能保證租金、物業不至違約斷檔，留住一直與書店同甘共苦的年輕人，也給更多人帶去鼓舞與啟發，在痛苦中心懷希望。」

事實上，新冠肺炎疫情對社會帶來的衝擊，

所有行業幾乎無一幸免，實體書店亦是其中的一個重災區。加上近年一輪輪的倒閉潮，實體書店早已舉步維艱。面對嚴峻的生存挑戰，有不少書店展開了自救行動，諸如網上訂單、線下取貨，電商直播、在線推薦在售的圖書，等等，花樣迭出，但始終遠水救不了近火。

實體書店該何去何從？像單向空間發起眾籌，依靠龐大的讀者力量，或許真的可以「續命」，然而「用愛發電」僅僅是當前的權宜之計。疫情之後，如何可持續發展，也是書店亟需思考的問題。

